

山樓文鈔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4
2



文庫 11
A 1274
乙

柳田泉文庫



牧山樓文鈔卷之下

日本 尾張 佐藤楚材晉用著

記畫

可以即小見矣
 金
 叙畫境如繪金
 借人乘之今亡
 也。問其價。曰。四百緡。便購而還。人聞之多。借觀。遂為
 之。有騎而過者。一人揭紅楓折枝而從焉。蓋初冬景
 也。遙雲吞日。黯淡欲雨。兩峯對峙。溪貫其中。小橋跨
 除日。行市中。偶見肆上賣古畫。就而視之。唐寅之畫
 凡物易於得者。易於失。豈不由其保之不慎哉。往年

及山樓文鈔

亦同歎成齋

鳥有。夫唐寅詩書畫皆傳于世。詩不如書。書不如畫。畫其長技也。嘗拜覽內庫之畫。亦有唐寅。其為王侯貴殄。畫品可知也。而一旦落寒士窶人之手。遽然復亡。何其得之易而失之易也。雖曰雲烟過眼。不當留意。亦時或不能脫然于胸中。嗚呼。日暮雲散。人去楓零。兩峯峨峨者。竟為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姑作如是觀。

退之畫記。但記畫。未嘗作議論。先生亦然。實合古法。金嘉穗

結處悠然神往。痕跡俱泯。畫禪參罷。物我皆空。想

見文心之靈妙。金嘉穗

侯雪苑有云。在御庫。不若落人間。落人間。雖亡乎此。亦存於彼。猶愈于朽腐御庫中。而世無識之者。噫。何獨書畫。重野成齋。

自在菴記

乘溪石子築書室於廐來館之側板之屋也竹之窓也方九尺名曰自在菴菴中置爐一几一硯一灯一瓶有花壁有畫幅並有經史數篋余因時時往共讀南華於其中時復舉杯引滿議論風生上下三千年縱橫一萬里可不可不可傲然以為樂一日石子酒闌屬余記余曰斯菴之小詰窘之甚自在之義安在而石子頽然已醉忽忽欲睡余不得問歸而思之乃得其說昔人有以天地為室廬者是以大為小也夫大可以為小小豈不可以為大哉由是觀之硯

其一某一是明人說部家數古人不當如是金

東坡全集

水溶溶、江海也。灯火熒熒、日月也。瓶花燁煜、花林芬
 園也。畫幅之景、高山大岳也。而經史在左右、上自伏
 義、黃帝、堯、舜、下至歷代名臣、君子、賢士、高人、十十焉、
 百百焉、畢聚於其中、而若晤對、嗚呼、大哉、菴也、既已
 大矣、何不自在之有、他日舉而質之石子、石子曰、余
 意在置自在、釣於爐上、時就暖酒耳、雖然、先生之言
 辯矣、請記焉、遂記、

丰神自在、金

文格近明季、妙在收處、趣極、金嘉穗

種竹記

余性拙訥、與世寡諧、老益不堪、塵土之紛紛、車馬之
 闐咽、欲入山之深、而貧無買之之資、於是時時遁入
 醉鄉、醉鄉陶陶、誠佳、特苦無伴、因思、日有竹、醉日、豈
 竹亦高陽之徒哉、乃鋤草、移石、種竹數十竿、昔白居
 易、出為刺史之日、東澗種柳、賦詩曰、不種東溪柳、端
 居欲何為、其意亦似出於無聊、崔斯立對植二松、日
 哦其間、亦自嫌其才不施用、今余則異於是、故有取
 於竹耳、夫竹、清陰宜暑、直節宜寒、亭玉宜風、篩金宜
 日、婆娑宜月、滴瀝宜雨、若夫楚楚森森、瀟灑幽邃、則

宜詩宜畫宜茶宜棋而又最宜酒故王勃之賦曰睢
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故移之醉鄉尤得其所或曰
子居近於水日夕潺湲而流引以為溪竹繞其側如
有逸人來卜隣則唐代六逸可擬如又竹之生孫漸
至成林或有賢者共居其下晉代七賢可庶幾焉余
曰否予既與世寡諧縱令有逸人賢者亦未必肯來
雖然倘有如下居易崔斯立其人來入斯鄉對竹一
醉則無聊不平之氣便當盡化雲烟

種竹記

牧山子偶借空宅一區移居庭廣數十步有花艷然
可觀乃薔薇也偶或觸之則有刺刺久而痛牧山子
曰外好而內害人是花之小人者也君子之於小人
雖花莫可近之因除去之又曰牡丹妍麗稱為花王
且種之牧山子曰易云物以群分方以類聚苟非其
類謂之不倫余貪人也非其類曰菊何如曰菊稱隱
逸今余一官役役亦非其類然則竹乎夫竹心虛也
吾欲法之以應世竹身直也吾欲法之以持我志竹
節堅也吾欲法之以處事變然則竹乎嗚呼富貴在

心閑手敏 金

以薔薇對牡丹
與菊薔薇是客
牡丹菊是主以
牡丹菊對竹壯
丹菊是客竹是
主層層說入一
層妙一層難江

天老不可期。種牡丹何為哉。隱逸吾所好。菊行將種之。唯竹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寒暑青青。無時無處不可。乃命種竹。

種竹記二篇皆可角。然清超高潔。則此篇為勝。以上篇引事多。稍近板滯。金嘉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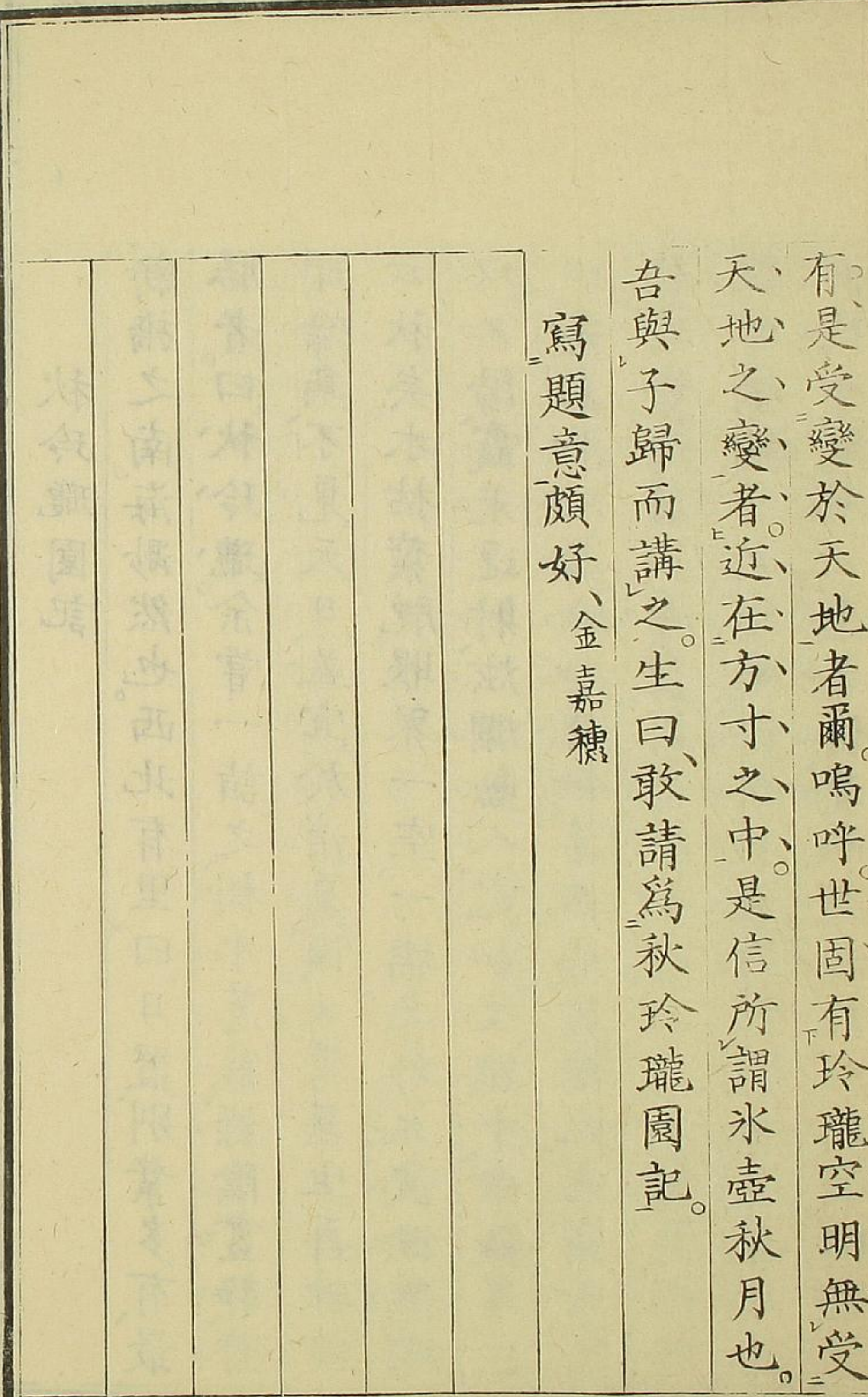
先舉小人花王隱逸等許多字面。迫出心虛身直節堅六字。此是借客形主格。非老手不能。辨。創。田

秋玲瓏園記

新橋之南。海渺然也。西北有里。曰日置。別業多有。最勝者。曰秋玲瓏。余嘗一詣之。樹木葱蘢。綠陰晝靜。時聞啼鳥。不見天日。蓋宜於消夏。後又携某生再往。時云秋矣。水枯葉脫。眼界一空。一墻之外。大波激灑。烘以夕陽。霞光返射。炫爛動人。宛如坐鏡中。余顧某生曰。是其所以為秋玲瓏歟。善哉。其名園也。夫前日葱蘢。宋賢所謂土墻當面之日也。而今日之所見。則所謂冰壺秋月之日也。快何如哉。雖然。天地之變。日夜相代。于前無一息之停。夏而為晦。秋而為明。何常之

有是受變於天地者爾。嗚呼。世固有玲瓏空明無受天地之變者。近在方寸之中。是信所謂冰壺秋月也。吾與子歸而講之。生曰。敢請為秋玲瓏園記。

寫題意頗好。金嘉穗



起得異樣出脫
三溪

其叙寫七勝木
石園池處原本
柳州九記中小
石潭來別出手
眼者關心妙腕
驚絕歎絕三溪

擷芳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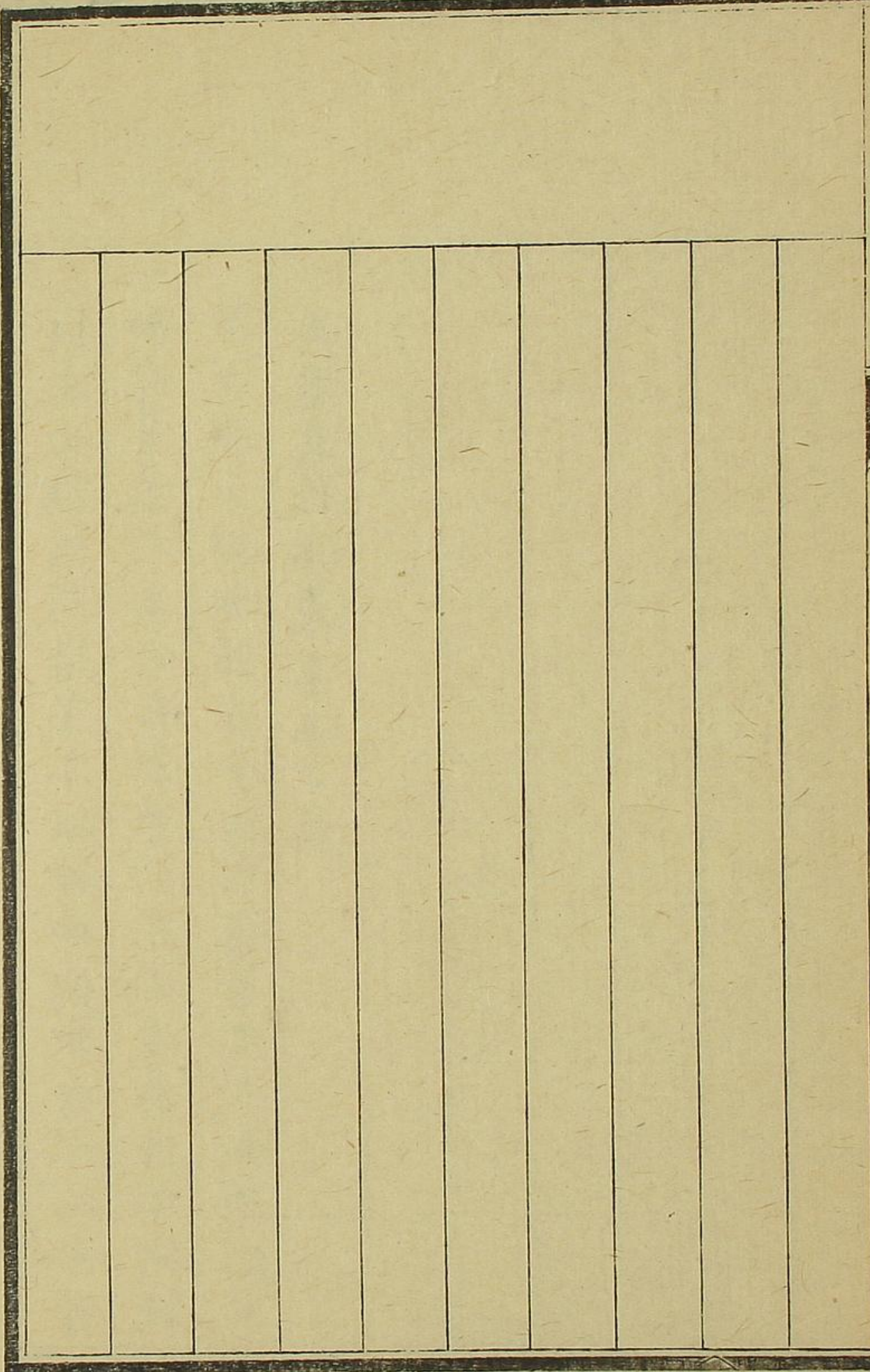
吉蘇之水。至西濃。分流汨兮。其測碧瓦紺殿。隱映于松柏間者。曰江西西導寺。蓋六百年舊刹云。寺主信公。新開後園。廣若干畝。種竹數百个。烟枝露葉蔚然。掩空有臺可登。曰翠雲臺。尤宜夏。其下鑿池。水清見底。遊鱗可數。曰濯纓池。引池水為溪。架以白板。尤宜行吟觀雪。曰觀雪橋。栽梅數十本。冬春之候。繁葩亂放。宛如行雪中。曰梅花塢。其形三成。隆然而險者。曰小崑邱。邱南有亭。可坐而聽琴。可小酌而賞月。曰邀月亭。蓋宜秋。出亭。石徑迂回。分而又分。曰求羊徑。總

為七勝。而蘭芷群芳。隨處而在。可玩而擷。因名曰擷芳園。偶信公持圖來。徵記于余。寺我遠祖香火所托。余年甫十九。宦學江戶。往焚香告別。時云秋矣。草花遍地。爛如錦綉。今擷芳園者。豈其地耶。五十餘年。恍如一夢。余豈忍記之哉。余久履官途險巖。崎嶇間關。何啻崑邱。塵纓之污。可濯而不濯。而多岐之迷。萬不得一。髮皤然。已覆肩矣。今觀茲圖。徒使人愴然而已。嗟呼。吾老矣。將歸休。他日從師於方外。乃訪梅花。坐翠雲。邀月而吟雪。縱觀其勝。以述其詳。尚未晚也。乃記其概略以還之。明治二年秋九月。

時云秋矣四字
句法字法能學
葩經者袁隨園
所喜予亦同調
三溪

此段回顧前半
篇一返映收
拾不漏有萬淵
奔流悉歸注一
溪之概矣三溪

行文古雅典則。措字亦研鍊。神似朱秀水。而命意新警。夔邁之。蓋命意新警。則在於才。而措字研鍊。在乎學。才學雙絕。方今海內操管之士。孰與此公。角逐其技倆者。菊池三溪。



起筆余登改
浪越城西三里

而清洲云云余

家世住其北有

先廬余少時請

季父白藤君作

此圖按圖云云

不知適高意否

羽峯

先廬之景叙未

極詳極精使人

有目擊之思何

等筆力羽峯

先廬圖記

先廬圖。余少時請季父白藤君所作也。出浪越城。三
里而清洲。一里而矢合。又一里而山崎。道南。蒼松森
森。有神祠。余家世住其北。按圖。門面東南。門內三大
厦。南差小。中最巨。為居室。北為後房。遊息之所也。當
門有喬木。偃蓋松也。大連抱。拔地亭亭直上。上干雲
霄。望之如繖。呼為繖松。其南一堆如雪者。為老梅。當
西。風枝露葉蔚然者。為翠篠。稍北。紫雲低地者。為藤
花架。有樓峙其側。與居室通。西臨江流。眼界空濶。江
濃勢諸山。橫黛排闥。樓北。維石崔嵬者。為假山。北接

後房。後房之東。巨竹成林。巨竹之南。為倉庫。為花園。花園植以芍藥。倉庫縱八間。橫稱之。壁再重。其南。赤松。緋梅。大小交參。南之南。紫薇花一樹。南接門。北掩映井上。外垣。北東西三面。巨榎老松。歷落環之。余聞之母氏曰。家舊累世素封。當大父夢菴君時。畜耕隸十人。君恆曰。出門。東至一色村。跬步可不踐他人之土。田產之多可知。先考淨誓君。為第五子。幼承後。伯兄數人。生長富厚。慣於驕奢。加之以變故相繼。門戶遂衰。式微不振。嘗語之松平巴山。巴山佛者也。曰。世豈有盛而不衰者哉。又有湮滅而無後矣。余為之爽

富豪之狀。寫出不費多語。羽峯

結上起下。羽峯

得此段全篇靈動。羽峯

豪族之狀。叙來亦不費多語。羽峯

然。退而思之。村有古城跡二焉。廢為田畝。耕時往往古器出焉。莫知其為誰氏之居者。意當其盛時。宏壯映麗。果為何如哉。今其序瓦斷礎。不可復見。只有麥穗。菜花。動搖。殘烟疎雨中而已。今我編戶之家。雖則衰矣。一宗分為八九。先祀繼繼不絕。雖以余無似。以僅識字。得從君子之後。亦祖先之餘慶也。其復何傷。雖然。大父夢菴君。沒於安永六年。今僅百年所。後嗣短促。四易。一衰不振。職此之由。余不能無今昔之感。嗚呼。盛有時而衰。衰豈無復盛之時哉。余有望後人。茲記所聞。以貽之。憶余少時。夏日。西窓讀書。翠篠午

結有餘韻

涼不覺盛夏之炎熱。晚間往往有鳥來鳴于繖松。其聲曰牟。至今不知其何鳥。

文字老練有氣韻有精彩。南摩羽峯

養愚菴記

養愚菴。藤浪君萬得讀書之處也。一日來屬其記于余。且曰其廣僅可容五六人。其處則居室之東偏也。曰憶前六七年。與清人金嘉穗同招飲觀楓。日暝焚燎繼之。奇石佳木。落落可悅。蓋其地也。余問曰。名曰養愚。豈有所據然乎。君笑曰。予愚矣。安知之。余又問曰。古有養愚其人乎。君又笑曰。予愚矣。安知之。余既不得問。獨自思之。孔子曰。人皆曰予智。夫滔滔天下。無曰予愚。今君獨曰予愚。殊異於衆。殊異於衆者。謂之賢。然則君已賢矣。君夷曠冲澹。博涉書史。尤邃於

昌黎送董之序
三下董生勉乎
哉之句此文全
學昌黎不形其
痕跡所以為妙
文字魏冰叔大
鐵雅傳萬口推
獎以為奇文而

不知根据韓文世儒眼孔如豆贖贖可笑也三

岐軒術起人之死。回人之生。愈跼不啻。故履恒滿戶外。往時國君舉為侍鑿。章服煌煌。照映閭里。人皆以為華。而君歛然。視如無有。曰是物儻來寄也。豈不賢而能如是乎。其自稱曰愚。猶王侯稱孤寡不穀。適足以見其賢也。老子曰自損者益。君其老子之徒乎。或曰不然。以余觀之。則使君果為愚。亦未為不可也。姑就魯論觀之。柴也愚。能免衛輒之難。顏子之愚。三千之徒。無能出其右者。蘧伯玉之愚。孔子以為不可及。唯其所謂愚。似柴也耶。似顏子耶。抑似蘧伯玉耶。二說不同。試質之君。君笑曰。予愚矣。安知之。遂書以為

養愚菴記

篇中下予愚矣字者。凡三焉。前後反映以取姿致。文情兼至。此文之以謹嚴勝者。似讀魏勺庭大鐵椎傳。菊池三溪

柳州愚溪詩序。全是這文之粉本。菊池三

松風館記

它山子負笈尋師。東到浪越靜岡。西踰濃之山。至江渡湖入京。又南觀海至執。游方多年。業成而歸。卜築于里中間。若干楹。架桺書數百千卷。庭栽名花卉數十本。以為游息之所。當其西。長松森立。擎空凌霄。蒼髯奮傑。因名曰松風館。屬余為記。未敢下筆。偶省墳墓。焚香鄉里。因詣其居。坐甫定。會輕颺徐度。清韻乍生。泠泠然。如琴瑟之和。如鸞鳳之鳴。清耳澄懷。余尤樂之。俄而簸蕩震撼。洶湧澎湃。如驚湍激瀧。如大海怒潮。掀翻乾坤。使人魂戰魄悸不已。既而風止松默。

前半實寫後半
忽然無中生有

萬境沈沈。但聞松子墜地。於是余亦寂然不動。物我
兩忘。恍如在無何有鄉。余乃謂君曰。有是哉。一起一
滅。一動一靜。變幻倏忽。不可端倪。雖黃帝氏洞庭之
樂。無以加之。宜乎君愛之。以名其居也。昔南華真人
有言曰。唯松獨也。青青又曰。大塊噫氣曰風。又曰。風
蓬蓬然起。夫松之與風。無時無處無之。而彼沈酣乎
聲塵喧雜之境。其心躁者。其聰塞矣。夫豈知其可愛
哉。聞陶弘景愛松風。隱居茅山。君蕭疎簡淡。悠然物
表。與弘景異代同揆。其曠世有契於心。良有以也。余
嘗欲入桃花源。於不聞轅馬之擾。但鷄犬相聞之處。

繚繞不斷。譬之
春雲搖曳。蒼蒙

徜徉乎終吾餘年。不然得入金華山三百里。跌坐于
石窟中。影響昧昧。今而思之。亦不必須然。庶幾卜隣
於松風之下。時或俟月明之夕。抱琴寫之。或當情倦
意闌之際。復鼓一再行。其可也。雖然。余久住城市。亦
非靜者。非有沃以三斗之酒。蕩滌心腹。腎腸恐不可
得也。君名有裕。字令卿。它山其號也。李父白藤君之
孫。於余為再從兄弟。尾張山崎人也。東登儀長堤。倚
杖西望。一簇翠雲。遙接於天。即君松風館之所在也。
一結縹渺。通篇俱動。鷺津蒼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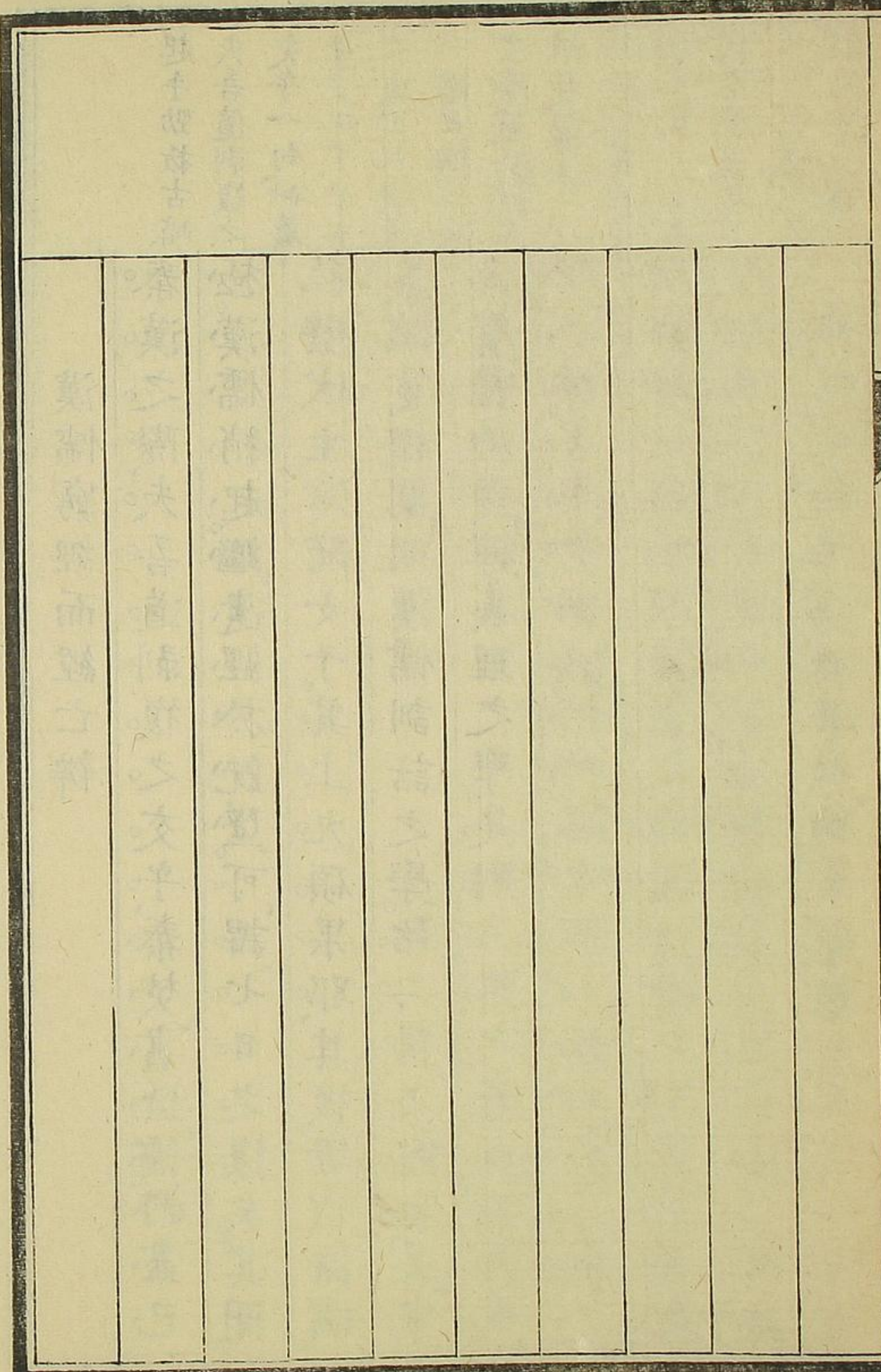
樸老似宋文、金嘉穗

初段取法昌黎原鬼、中段寫三聖存于無窮、有聲
有色、末段將布在方策句一結、何等筆力、驚津毅

漢儒窮經而經亡辨

起手勁拔古峭、秦漢之際、夫吾道剝復之交乎、秦焚書坑儒、剝盡已
夫吾道剝復之、交乎一句、此篇骨子、以下七日之復、上九碩果
二陽之臨、三陽之泰、皆胚胎于此矣、齊雲
此段言義理之學本於訓詁、筆鋒犀利、齊雲立言之意、全於掉尾見之、齊雲

極。漢儒稍起。繼遺經於既墜。可謂七日之復矣。其間孔壁伏生。河間女子。其上九碩果耶。其後唐代諸儒。義疏箋釋。闡明漢儒訓詁之學。殆二陽之臨也。及宋名賢鬱興。發揮義理之學。是則三陽之泰也。雖然義理之學。不本於訓詁。何所據乎。故三陽本於二陽。二陽本於一陽。剝復絕續之際。蓋亦難矣哉。然則漢儒之功。其可沒乎。今乃曰。漢儒窮經而經亡。吾不信也。先生經術深湛。故其所辨。皆鑿鑿有據。蘇并齊雲



題耕織圖

耕織圖所謂無逸圖也。古之人以為民維邦之本。人君苟知民之艱，則其處民之事，恤民之瘼，自不容不盡。於是乎本固而邦寧。是圖之所以設也。故其為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織自浴蠶，以至剪帛。農夫蠶婦作苦之狀，纖悉明晰，如筮數而燭照然。余嘗考諸前代。當唐玄宗開元時，畫之內殿。其後朽暗。天寶中，易以山水。開元之天下治，天寶之天下亂。宋仁宗寶元初，圖之延春閣。其後哲宗元符間，亦易以山水。寶元之治隆，元符之治替。由此觀之，人君苟能朝夕觀省。

歷代所圖，歷歷
詳明文亦得此
而渾厚金

知所警戒則邦從茲而寧本從茲而固和風卿雲豐年甘露可歌而可畫者致之不難如其不然一變為郭熙北風圖再變為鄭俠流民圖亦不難嗚呼其嚴乎

反掉有力不但使見臨深履薄之意亦使餘韻悠

然金嘉穗

從二帝易耕織以山水又一轉以北風流民二圖

反襯叔局意筆俱完鷺津毅堂

題伏生授經圖

唐虞三代之文乃先王之大典故後世恐其有差謬至東漢唐宋皆刊之於石訂訛文正字體或為置詳定官慎重至矣如尚書其在顧命曰陳寶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說者曰大訓典謨之類其在當時尊之之至可見而當秦之後灰燼無遺特存于一老生之胸臆危哉其未墜於地特一息間而已如使伏生七八十而沒則先王大典永絕於天下不可復見也天有意於斯文使其耆而艾也且其十餘萬言口傳之一字不差嗚呼偉哉夫秦之遺老存于漢者高山有四

皓來輔太子，史云衣冠甚偉，未聞其有所傳，所謂能老者耳。如地上老人，暮夜辛勤，所傳則有之。然而兵家陰謀，何益於唐虞三代之文。然則伏生為大儒，而傳經豈不可貴乎。百世之後，濟南有祠，孔廟從祀，宜哉。宜哉。

立論甚當，看似平淡，實苦心結撰之文。

金嘉德

今尚書有今文，伏生所授，又有古文，孔壁所出，糝雜為一，不可以石經字數該之。

金嘉德

題謝安圍棋圖

吾黨高談性命，理析毫芒，目無漢人，勿論魏晉。偶退自隳枯，不覺泚然汗出，言皆玄遠，未嘗減否人物。阮嗣宗不可及也。二十年不見喜愠之色，王濬冲不可及也。極口罵之，面壁不應，客去復坐，王懷祖不可及也。若夫京師戒嚴，羽檄交至，與客圍棋，雅量鎮物，謝安石最不可及也。余平生欲問執譏吾黨者之口，今而思之，奚可得哉。然則吾黨高談性命，理析毫芒，果何益矣。偶觀此圖，乃題一言，因以自警。

弟作文動流滑替，如此篇亦恐陷舊習。楚材

於是又有感焉。信乎人之制行不可不慎也。薰亦一
無窮也。藉亦一無窮也。丁卯暮春觀甲氏所藏竊記
其後後之觀者其有慨然同此歎者耶。

接連引古為文比直寫史傳者相去天壤而文之
跌蕩生焉。金嘉穗

文信國孤忠大節後來瞻仰如日星莫不悚敬不
當稱名當稱信國凡古賢而直呼其名惟於對御
用之。金嘉穗

題鄭所南露根蘭圖

袁敬所不知其名靖難後流寓松山酒酣書五柳圖
詩擲筆悲吟繼以潸淚有江西布商見之曰此吾鄉
某編修也何為在此哉趨掩其口不顧而去其詩曰
呼童點檢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余每讀之獨悲
其志至鄭所南畫蘭又可悲之甚者所南畫蘭根不
著土人恠而問之曰汝不知乎土者蕃人持去蓋仲
連踏海之意也豈非可悲哉余嘗以為文天祥謝枋
得諸人節義之烈轟於天下後世然其言曰捐命荒
濱立節不白則亦未免有近名之意若夫亡國遺民

鄭所南之徒則不然。特倦倦於既亡之餘。一毫無近名之念。潛匿於山谷村塾之間。窮感辛艱。以終其百年。而不渝。比之一旦奮死者。如易而實難。千載之下。遺芳可掬。使人不勝欽慕焉。余嘗於古諸書。得如鄭所南。哀敬所者若干人。手錄其名。藏之。悲其湮滅。寡聞。雖然。彼固遁跡韜聲。求其無聞。然而悲之者。亦吾情之所不能已爾。

回環曲折。嗚咽嘆慨而出之。深合古法。金嘉穗

得此段使首節
索敬所一段不
致落漢金

題天台山圖後

詩云高山仰止。夫欽仰其人。而思見其居。亦情之所不能已也。世所傳闕里圖。僅夫子宫室概畧。如所謂舞雩石門。亦皆無所載焉。余恆以為恨。善哉。豪潮律師用心也。聞清客江稼圃嘗遊天台山。請作其圖。夫天台山古稱山岳靈秀。然師佛者也。所謂天台宗門者也。律師其景仰於智者大師。而為此圖耶。故其意蓋不在山水之間。而在大師遺蹟也。圖一大橫披。展而觀之。赤城霞起。瀑布飛流。層峰積嶂。巖壑石狀。如讀孫興公之賦。其間某寺某閣。某堂某亭。某洞某溪。

某崑某橋凡大師當日栖息經歷之處歷歷在目恍如從錫杖於其間殆使人欽仰不能已至於其深林幽谷雲烟杳冥之際彷彿乎如有影響之肅然靄然者然余於是益欲得一畫手補闕里圖之闕中島梅仙子善畫費數月工夫臨寫此圖不識為我肯下筆否姑書其尾以問之

以闕里伴說仍留儒者面目 金嘉穗

題書畫帖

假黃山谷司馬徽以對觀於書此帖者與觀此帖者作法絕佳可傳 霽雲

結末多少風韻 霽雲

昔黃山谷跋辨師帖云偶觀坡公書不勝見獵急索紙書之是高人興到之事也大雅君子於此帖果能如此則今之山谷也司馬徽口不談人之短無問好惡曰好觀此帖者果能如此則亦今之司馬徽也若夫貪財饜也惜墨如金吝也好指前人之疵瑕惡俗也吾知世必無之或曰焉知必無之吾姑以此帖卜之

又

起手突兀想見梅雨十日典衣賞酒陶然已醉會吉周胤介晚成尊

先生醉餘撥筆而書醉字通靈神理霽雲

收到醉字上而照應篇首結構更密霽雲

者來請曰是帖欲乞諸家書畫藏弄之以為傳家之寶願題一言余笑曰夫書畫昔人比之雲烟謂其一瞥易變滅也世豈有藏弄雲烟者哉尊者曰否夫書畫謂之筆蹟蹟者存於後之謂也故筆之壽以年計而其蹟則存有數十年之蹟有百千年之蹟往往至於烟暗蟲蠹而尚存矣未必轉眼之間雲變烟滅也牧山子拊髀曰吾過矣乃措醉眼題其首周胤樸實人也與余鄰近僅隔松寺松寺即尊者之居也

三緘圖贊

嗟爾金人三緘不言吾亦有口吾代爾云維輔頰舌百禍之門司馬斯躁舜母斯噉一人兼之奚可保身轉禍為福默默惛惛如不我信問諸老君

壽星贊

維此南極謂之壽星低卅六度孰見其形瞻其鬚髮倬其儀型森羅萬象環拱紫庭洪範五福獨載其名謂是與壽人欽其靈孰其受之維德之馨

卓然儒者之言金嘉穗

讀此贊辭如見其人靈雲

像末之期。五十三春。令德壽愷。乃躋八旬。璨乎其珠。温乎其人。嗟乎誰歟。斯則羅城子之孫也。

筆銘

小題大做靈雲
幸而為吾用也。不敢書。讒錄。姦也。不幸而為吾用也。銘筆所以銘自家也。靈雲
不能落紙起雲烟也。嗚呼。管城子。其在幸不幸之間耶。

小品數首皆妙文。蓋得之自然。非故意構成者。藤井
靈雲

土方橋碑

浪越五方雜處。萬貨之所湊。仕官雄俊之所驅馳。紅塵滾滾。撲地。其中央九軌之塗。曰廣路。其溝東接縣治。西達堀川。舊架以板橋。今茲明治之十年。縣廳落成之閱月。官將改為石橋。淨念教寺。土方君慶遠聞之。慨然曰。吾生父光蓮。教寺寶池。僊老欲造之也久矣。嘗謂余曰。吾始祖以來。法燈繼繼不絕。以至今日。原其所由。亦皇恩之所致。余欲建石橋一基。以致消埃之誠。乃未果而沒。荏苒光陰。已經三載。吾其可不承先人之志乎。於是上疏。請以私財造之。并以

突接筆力何等
挺拔

有典有則

辭嚴義正可以

其氏名橋稱土方。官准之。數月橋成。賞賜銀杯一具。君屬余記其顛末。余以謂上古制字。各有意義。如橋梁字。俱从木。其始蓋以木造之。然本邦上古之制。姑置之。考之異邦之典。爾雅曰。隄謂之梁。說者或曰。石橋也。子輿氏之書曰。歲十一月徒杠成。說者又曰。石橋也。然則以石造之亦尚矣。意其田野澮瀆之間。特取其堅重不漂也。其施之通邑大都車徒擊互之地。則又資其不朽。夫木有時而朽。土有時而圯。唯石可以歷久。於是乎利物之用。可謂廣矣。嗚呼。利物者。仁之施也。繼志者。孝之至也。世稱士君子者。當

傳後亦足諷今
孫

財力充盈。侈而溢。銷磨滌蕩於無用之地。而於仁民之義。孝親之道。或闕焉。不問今君乃釋門之人也。獨能不吝費。不辭勞。普其仁以興民利。盡其孝以承親志。其仁其孝。並垂千古。豈不亦偉乎。土方氏出於源滿仲。滿仲九世孫。源秀治。隱大和土方鄉。因氏焉。土方訓比知加多。子孫佳尾。十七世祖慶惠。入釋門。為真宗寺舊。與今廣路朝日祠。同在清洲城北朝日村。號朝日山。慶長中。東照公屢臨云。後移城之日。徙今東櫻街。

末段結穴源源
本本如東流之
趨大慶孫

伏讀

大著淵深古懿層次井然洵有爐火純青之候欽

佩寸衷匪筆可述 孫藹人

純然古色 王治本

文有唐宋妙處 錢鐸

神墨梅雪先生碑

此篇先自有碑
處叙起然後趁
勢叙下如寫山
者先接筆作輪
廓而敘深數次
露雲

浪越城東北二里灑迤而隆聳於一方者曰龍泉寺
山有石高數尺者神墨梅雪先生之碑也先生尾張
隱君子也名辰字士龍稱半平梅雪其號又號莘陽
本姓大伴後改源姓富永氏後改長深後又改神墨
伊勢長深城主富永富春公之裔駒塚石河侯世臣
富永春利之次子母近藤氏住城北田幡村後移居
小幡山中名其居曰經德堂又曰兵性堂蓋取楠公
遺訓兵性四武之語云先生天資質直耿介不為利
回不為威屈門人知友之外絕不相接杜門讀書自

六經三史。及老莊佛乘。至於裨官野乘。近人雜著。靡所不涉。而其學主王陽明。時默坐凝思。以蘄自信。晚喜陳龍川之風。屢稱之。又善楠公兵法。受之田中寅亮。嘗造居室。摸八陣法。眾異之。後著八陣圖行義一百卷。自言孔子感麟而作春秋。余平素欲著茲書。偶感春雷。肇大霧而起筆。尤珍秘。自署曰宇宙間第一兵書。蓋其畢生精神。專注茲書。可知矣。二十九卷。已完可傳。餘未脫稿。先生志節凜然。尤重名分大義。雖屏迹山中。憂世之念。發於至誠。居常自謂身雖微賤。溯其源。道臣命之裔也。嚮當霸治之日。長劍圓笠。時

是所以最可傳者。霽雲

往來山中。西望慨然歎。皇威之不振。而東顧或惜。蝦夷之不沾。王化。藩侯屢召之。辭不出。明治十二年五月三日沒。行年六十有四。終身不娶。無子。先生於世。無他嗜好。獨遇酒。輒陶然酣暢。盡醉。人知其如此。携酒訪之。且酌且話。但一語不及朝局。平生不問生計。夏一葛。冬一裘。四壁蕭然。先生處之夷然。親戚門人。繼粟及其易簣。僅餘糧一合。初自擇兆域於山中。乃葬其地。門人相與建石表墓。別刻碑於龍泉寺。以謀不朽。以其嘗寓居讀佛乘之地也。所著八陣圖行義二十九卷。隨筆名昌平珠林者三十卷。尾張古

此一段模寫梅雪翁為人鬚眉畢動。自韓文公送石處士序。脫化來而不見其痕跡。霽雲

照應西密。霽雲

今人物誌四卷。雜史箋注四卷。田端志二卷。藏之熱田神庫。經德堂誌四卷。藏於富永氏。

叙次錯綜。結歸於刻碑。文筆簡古。法度嚴整。墓誌中絕調。藤井霽雲

東海栗山君墓表

天之於美質。何生之寡。而壞之特速也。栗山天民。釋氏也。係真宗。奉大法主命。布教支那。嘗贈書於父兄。曰。吾將普弘我宗教於四百餘州。尋及泰西萬國。又曰。幸值五洲比隣之日。躬詣天竺。訪靈山。拜耆闍。大會遺跡。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余聞而壯其志。又報余曰。世以公事往海外者。概支給優裕。如我釋門。奚得比之。雖然。一絲半錢。皆信者之膏血也。吾豈易視之哉。余讀之不覺淚下。私自謂茫茫天下。享俸給者何限。豈不亦人民之膏血乎。嗟。誰作斯念者。其在支

碑誌易板作者
故意變其局面
首載二書為下
文引起乃爾纏
綿感愴不勝多
讀

其在上海余亦每感賞其勤勉以此立錐

那。教他自修。刻苦異常。卒以此殞命。悲夫。君名覺。字天氏。一字東海。稱還成。尾張丹羽勝栗人。父曰行成。母大池氏。兄曰專成。承後。現住持德法寺。皆以樸實聞。君以安政元年十月生。幼奇穎。嶄然異於儕輩。塾師稱其聰敏。明治四年得度。五年入西京貫練場。究佛乘。六年來入我塾。修漢學。靜默勤勉。危坐琅誦。往往徹曉不睡。又與同學諸子結社。相砥礪講習。余為名曰渾沌社。欲其繼武寬政諸彦也。後改曰吹萬社。七年往東京。補教職。讀書於淺草文庫。明年歸國。重來我塾。九年春。余使君與服士辰。注沈氏八家本。

分任韓文二月而竣。雖由勤勉亦可以見其才敏捷。特選得人。惜哉。享年不永也。

讀至於此。不覺淚泫泫。承匪。師每一文成。必就正於余。論阿片。辨救饑。推外。教喜減租之詔。

韓柳文。君分任韓文。二閱月而竣。四月再入貫練場。會本山分建本願寺於支那。九月特選派遣上海。既而君喜報余曰。支那之俗。上下尊信佛法。平常莫不持念珠者。於弘我宗教。易易耳。然上海偏方。非往上海不可。明年十月移北京。寓法源寺。所謂憫忠寺也。十一年十月。先是。余聞其患咳。北地苦寒。切勸其東歸。至是得請。十五日發北京。十九日航到天津。咯血沒行年二十有五。葬上海墓域。蓋不用茶毘法云。大法主賜卹典若干金於家。君頷而長。器度端重。而立心高明。迥異於衆。與余文書往復。月不下二三回。上

憂西邊之亂如
是之類不一而
足余每激賞不
已所謂論必關
世道的實之語

謂余為良師不
免報報然謂
為損友余亦不
受孫
並足可傳一句
結上起下下文
蕩蕩如萬斛湧
泉孫
一節胎孔子世

下古今論必關世道未嘗一語及私雖家書亦然其
發於至誠非強飾可知平生嗜詩古文余恆言詩有
聲律可據文則無之宜經支那人閱過君以為然及
之支那喜謂必得良師友故於上海師孫萬人任鈞
溪於北京師李慕閣是以相別三數年文詞精練超
詣驚人其在支那足跡所至考古驗今有詩及記並
足可傳南遊松江拜孔子廟觀祭祀低回不能去
作樂舞圖以寄示余蓋八佾舞云歷覽金剛經塔興
聖寺禪定寺玉岡閣登余山觀天主堂喟然大息賦
五言古風一篇後又北遊萬里長城拾八達峯石以

家來然想當然
有歌猛虎行概

不特才氣越衆
交誼之厚可以
勵末俗孫

哭詩為結無限
傷心孫

贈余勝以萬里長城石歌經湯山過蘆溝橋渡易水
登黃金臺思古之人不可見慨然賦七言古風三十
韻時余方編輯清朝史略而新書來我邦極寡君
視其可者以郵寄之淘金入冶終得就緒實賴君將
伯之力而其言曰不須餽金余亦將有所託購兩相
交換可也若夫羸餘不足可不必校耳其廉於財而
篤于交誼多類此最後余贈甘雨亭叢書一部未達
而君沒余哭之以詩有句曰斷腸徒掛徐君墓一部
叢書甘雨亭蓋紀實也嗚呼以余無似無能為老而
不死斯人而止於斯天道果是耶非耶所著八家本

韓文注已版行。詩文集三卷。一卷佚。上卷孫萬人任釣溪。下卷李藜閣評點。游記二卷。其他國史注若干卷。支那語三卷。未脫稿。

通篇前後虛中間實參錯掩映文情之妙不可言也。孫萬人也。

栗山其人温温性度凜凜才識自備春夏秋冬之氣象余方期其遠到不圖蚤世齎志入地今讀斯篇奚啻聞山陽之笛孫萬人也。

馬陵荒木先生墓誌

始余登仕每說書殿中有一老人鬚髮皓白危坐悚聽心竊異之問之於人於是始相識遂相善今茲仲夏先生易箴其弟子來徵余誌余不敢辭乃按狀而叙述之先生諱忠榮字申稱五助馬陵其號也荒木其氏也系出藤原朝臣秀鄉丹波波多野氏之族始祖諱闕稱荒木大藏大輔徙攝屬池田勝政其子義村提封二千貫有三子長村重次村氏李忠重忠重徙甲仕武田氏其子忠利又徙桑名為古田氏臣大坂之役有戰功後古田氏國除彦根侯素聞其名招

於人下脫曰此即馬陵先生也八字

下筆先說非凡之狀羽峯

名家之裔果出名士羽峯

之以為鐵砲奉行自後世世仕在侯家至父忠侯始
 徙仕尾張為騎職先生少承後以善騎擢拜騎職益
 有能名累遷徒士頭格以年老勤勞許服紅裡為番
 頭格凡歷事六公在職七十餘年年殆耄期矍鑠不
 衰卒于官初先生肄騎年甫九歲術藝日進水湧山
 出十五六奮然欲以騎振於時刻苦磨淬往往寢食
 為之廢嘗聞陸奧之士馬之所產驪黃雲布便於習
 騎將千里裹糧以往大講其藝藝成誠善不成則不
 生還會有公事不果後公既有馬曰斜陽悍馬也萬
 方不可騎於是先生日夜沉思其所以騎之者久之

其志壯大羽峯

亦猶孔斐周

忽夢見一人自稱大坪道禪謂曰宜云云明旦如言
 騎之則怙怙然獵獵然曰徐曰急唯意所適然先生
 至慎以為說夢嫌怪不敢語人獨竊告其師大泉英
 澄英澄聞而異之乃悉授其秘訣先生常語門人曰
 余自少至老念念在馬手如有鞭足如在鐙不獨馬
 上時雖閑步坐睡亦騎也故屐齒雖利不斜銳也及
 其疾病雙手猶作執鞭狀蓋其專精過絕於人故其
 造詣亦過絕於人往者明公時有駿馬名玉擣雖有
 騎者莫能展其驥足於是命先生騎之先生時年六
 十有餘據鞍一喝忽乎迅逝猶風雨驟至而雷電與

專精如是何事不成羽峯狀得精妙羽峯

真是一幅活畫羽峯

之先後公稱善令圖畫其形狀以藏秘府先是天明
 中大泉英澄騎名馬早渡時稱絕藝圖亦在秘府後
 數十年有先生至今二騎圖並傳云其巧妙於騎大
 抵類此先生娶牛田氏有賢行男女七人男忠啓及
 乙先卒以澁谷信之三男忠順為嗣能家藝今為騎
 職先生被服必整音吐欸欸有序日課門人申明騎
 法雖暑燥金寒折膠鹽鹽不已迨其燕閒焚香默坐
 憑几淪茗傍無雜事時或與方外故人往來歌詠以
 相娛別自號乘禪所著有騎說一卷及門之士十有
 餘人後高足弟子相與刻石以謀不朽墓在江都城

觀山健兒無事
 時金

妙妙金

西地曰四谷院曰愛淙岡崇松蒼即其處也其生之
 歲寶曆之十一年其卒之日嘉永六年五月三日也
 得年九十又三嗚呼生也有涯先生已矣雖然其不
 隨世磨滅者猶耿耿而在嘉永六年秋七月尾張侍
 講佐藤楚材文

一結萬鈔羽峯

荒木其號馬其好馬文中叙其畢生皆重於馬想
 見躍馬據鞍矍鑠精神金嘉穗
 寫出馬陵翁精神狀貌耿耿如生使讀者有親接
 之思何等巧思何等筆力南摩羽峯

牧山樓文鈔卷之下終

辰巳 守

藤井 籤

門人 大田元遵 全校

椎尾 仝

服部 拱

僕自束髮授書而後不數年遭髮逆之亂城陷脫逃
以食指浩繁白米紅藍生計蕭索從軍十載以筆
為傭經史文章棄如隔世亂既定謀生海上得與
貴國遊歷訪業諸儒常共晨夕偶以篇什酬答不過藉
通言語而已曷敢居於文士之列迺蒙

牧山太學遙寄所撰文見示展讀之餘具見文筆謹嚴
文氣古奧絕非平常尋章摘句之文不勝欽佩妄
加評訂惶愧交併並聞

太學及門弟子幾及三千恨未能負笈相從藉廣識見

爰不已於情畧緩教言以志景慕之意云爾
光緒三年春金陵蕩人孫士希識

回

48-13642

明治十二年十二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四年三月刻成

著述人

愛知縣士族

佐藤楚材

同縣尾張國名古屋區大津町五百
百七拾二番屋敷居住

同縣士族

辰巳守

同縣同國愛知郡廣井村百三拾九
番屋敷居住

同縣平民

藤井錢

同縣同國名古屋區鑛畑町拾六番
屋敷居住

出版人

出版人

同縣平民

大田元遵

同縣同國同區大津町五丁目七拾三番屋敷居住

出版人

同縣平民

椎尾住

同縣同國西春日井郡新福寺村三拾五番屋敷居住

出版人

同縣平民

服部富三郎

同縣同國名古屋區神樂町三拾三番屋敷居住

發賣書肆

各邦書籍賣捌處

名古屋本町六丁目

美濃屋伊六

同

十二丁目

美濃屋文次郎

